

譯文

新二卷 第一期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直接優待讀者特定聯合預定新辦法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售六大雜誌·均屬極有價值之刊物·執筆者均為第一流作家·自刊行以來·銷行之廣·超過一切·各地讀者紛紛要求聯合預定優待辦法·盛情難却·爰乘「譯文」二卷開始·特規定新章六項·期限二月·期滿截止·恕不援例·希注意焉！

一 預定「譯文」全年一份者（特價期內）自取二元郵寄二元二角

二 已定「作家」或「中流」再定「譯文」者照特價再打九五折

三 已定 譯文 作家 中流 新認識 時事類編 漫畫世界 任何一種者聯定上列雜誌二種者照特價再打九折三種者八五折四種者八折

四 同時預定六大雜誌中之二種者照特價再打九折三種者八五折四種者八折

五 預定「譯文」全年一份同時購新一卷合訂本者本埠自取三元一角外埠連郵三元三角（掛號另加八分）

六 曾定五大雜誌之一購買「譯文」新一卷合訂本者本埠自取一元二角外埠連郵一元三角五分（購時以定單為憑）

★以上辦法以直接向上海雜誌公司總店訂閱者為限★

進步的
活潑的
綜合的
文藝
半月刊

中流

烈士
文編

第二期要目

(九月二十日出版)

死	魯迅
勒令轉學	聖陶
我的幾先生	巴金
查爾	征農
冷嘲家	歐陽山
兩宋外禍史料	陳子展
在殖民地	凡容
王四的故事	蕭紅
太平年	宋之的

獻詞	「這也是生活」	茅盾
「創作自由」不應曲解	對於兩個口號的一點意見	魯迅
見	我對國防電影的意見	唐弢
我的幼年	主戰者(創)	姚克
		巴金
		張天翼

創刊號目錄

九月五日出版

快活的人	艾蕪
嫁衣	陸蠡
變	羅燦
婆婆話	老舍
讀了布洛克的「活的過去」	鄭伯奇
散	新以
雨夜	悄吟
孤獨的生活	舒羣
九月的夜記	魯彥
戰場	陳子展
文	華沙
書慈子	思慕等
生手(報告文學)	蕭軍
隨筆(三篇)	蕭軍
水靈山島	巴金
關於「髮的故事」	方光蕙
讀「司湯達小說集」	張振亞等
通訊(二則)	曉角
立此存照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自取二元二角
郵寄二元五角
國外郵費照加

特價
預定

外埠實價二角



像 庚 式 墓



譯文

新二卷 第一期 目錄

普式庚怎樣寫詩 一

蘇聯 N · 阿胥金 作 陳冥譯

高爾基論普式庚 九

I · 雪紀衣夫斯基作 春雷譯

紀德論普式庚 十三

蘇聯 L · G 作 王然譯

論普式庚的童話 十六

蘇聯 A · 史洛尼姆斯基作 克夫譯

漁夫與魚的故事 五十六

俄國 A · 普式庚 作 克夫譯



劇 戲

兒 童
文 學

歐根·奧涅庚導言

六四

N·涅克拉索夫作

孫用譯

普式庚在音樂中

七三

N·亞爾登斯作

王西道譯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

八三

A·普式庚作

孟十還譯

埃及之夜

一〇六

A·普式庚作

陳冥譯

第四座避難室

一二八

A·葛達爾作

曹靖華譯

婚事

一五九

N·果戈理作

耿濟之譯



——（說小篇短）——

部 之

戲 劇 的 進 化

A · 紀 德 作

陳占元譯

二〇一

菲 洛 克 但 德

A · 紀 德 作

卞之琳譯

二二八

紅 巾

O · 愛 特 堡 作 茅 盾 譯

二四七

殺 人

J · 倫 敦 作 許 天 虹 譯

二五六

工 廠 中

A · 綴 拉 非 摩 維 基 作 金 人 譯

二七七

天 國 的 管 門 人

J · P · 托 多 洛 夫 作 孫 用 譯

三〇二



高爾基逝世紀念特輯之三

瑪克沁·高爾基的一生

中條百合子作 雨田譯

三〇九

一個民族底小說家

J·勃洛克作 馬宗融譯

三二三

我和高爾基的幾次晤面

I·蒲寧作 王求昆譯

三四二

科洛連珂

M·高爾基作 胡風譯

三五二

連歌

M·高爾基作 葉素譯

三八二

小姑娘

M·高爾基作 春雷譯

三八九

青蒼與薄灰

M·高爾基作 葉素譯

三九三

錯譯在「光明」不在「譯文」

〔附錄〕 黎烈文四〇二

後

記

四〇五

插

圖

普式庚在寫作中（鋼筆畫）	蘇聯 N · 古茲敏畫	封面
普式庚像		一前
中學時代的普式庚		一三前
沙而且皇的故事一（木刻）		三五前
沙而且皇的故事二（木刻）		三五前
牧師與工役巴而特的故事（木刻）		四一前
漁夫與魚的故事（木刻）		四一前
死公主的故事（木刻）		五一前
金雞的故事（木刻）		五一前
埃及之夜幅圖六幅	蘇聯 N · 克拉甫兼珂木刻	本文中
鮑闊頓新		婚事中
煎雞蛋		婚事中
奧奴慈金		婚事中
風景（一）	法國佚名木刻	二四七前
風景（二）	法國佚名木刻	二七七前
高爾基像		三〇九前
無題	法國 M · 提多瑪斯木刻	三八九前
無題	法國 P · 萊陀木刻	四〇五前

普式庚怎樣寫作？

蘇聯 N·阿賓金 作

普式庚在一篇批評文字中說過，「有了天才而不努力寫作，也還是不能從事於詩學。」在另一篇中論及靈感時他着重指出，「沒有經常的努力寫作便談不到什麼真真的偉大，」這是藝術創作的必要條件。這些意見是普式庚全部創作生活的基本口號。

所謂靈感，照普式庚的定義，決不是從天上降臨下來的什麼啓示，如黔爾謝文所說的：「詩人沉溺於其感覺中，燃燒着那種所謂幻想的高度火燄，於是狂喜着，抓住豎琴而唱着，他的心使他……」直接的靈感中也沒有聯系，也沒有冷靜的思考……」普式庚反對此種擬古風的靈感的理解說道：「靈感是將精神支配於活生生的印象攝取與概念的判斷，以及它們的解釋。靈感需要於幾何學中，和在詩學中一樣。狂喜勢必取消了默思——美的必需條件。狂喜在整個方面說也不是一部分智力。狂喜不持續，不經常，因之，不能產生真實的，偉大的成功。」

普式庚從鮑爾廷諾村寫給他友人潑連特涅夫的信中說：「啊，我親愛的——試想一想：平原接
着平原，鄰近——沒有靈感；馳馬前去，靈感就來了，寫吧，想到什麼寫什麼吧，誰也不來阻礙您。我已爲
您準備了些東西，有散文，也有詩篇。」

秋天對於普式庚是特別適於創作而有成果的一個時期，「秋天來了，——普式庚在寫給潑連特涅夫的一封信中說道。——這是最喜歡的時間，我的身體照常強健起來了，我的文學勞作時間
到了。」他總是於初秋動身到鄉下去，一直住到十二月中旬。「在這個時期中他總不會來不及，——
潑連特涅夫在回憶中說，——完成他在這一年中所準備要做的一切。」

因此，對於普式庚必然的有效的創作條件是：默思，獨居，與努力寫作密切地聯系着的靈感。除了
喜歡在多雨的秋天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寫作以外，類似其他作家所特有的怪僻普式庚一點也沒有。
「有一間簡單的房子來從事於寫作，——亞雷可夫寫第一篇普式庚的傳記時說，——對於他甚至
是一種天才需要與生產條件。他不喜歡在其房內掛上圖畫，一間單調空洞的比一間裝飾着畫架雕
像與富麗家具的奢侈的房子給他以更多靈感。」

詩人台尼斯·達維多夫不只一次說過，「普式庚一口氣把詩寫成了，但塗得很多。」的確，普式
庚的手抄原稿上修改的非常多，這證明他曾費了極大的勞力才能在文學方面有那麼燦爛的收穫。

普式庚不是一個即興詩人。那些由興之所至而寫的詩除極少的例外，都是傳奇式的。他想着，就用手裏的筆創作出來了。在創作高潮到來的時候，充塞着抒情的激動與感應，所謂「腦際思潮起伏，旋律也迎面而來，於是指頭向筆，筆向紙有所要求了」，普式庚在這樣的時候，忙着自由地作詩，但並不是已經完成的作品。他立刻塗去了某些字句而另外補上些，在草稿空白上加以附註，或將塗去的恢復了，有時重新把恢復的取消了，而一時想不到新的字句來代替。草稿上佈滿了密密層層的塗改網，直到詩篇一般的畫面顯明為止，其中也有認為不完功的字句，多半是關於旋律或音韻方面的。普式庚原稿的一再塗改當然並不是說明他沒有能力創作的辛苦，而是表示他的形象與思想豐富有餘與爲筆墨所難以表達於紙上的詩的連續音節。有時詩人的思想在創作的激動中離開了他的基本題材，他便在草稿上另外寫了一首；在詩思的潮流弛緩起來的時候，空白上便產生了許多速寫漫畫。或與本詩的形象有關的，或僅是偶然想到的一種陪襯。

第一次草稿塗改得簡直看不大清楚時，普式庚便重新謄清一遍。這第二張清稿立刻又變成了糊塗的草稿。普式庚的詩篇每一行都經過極細心的格調上的修飾，時常加以結構的改變。經過普式庚第二次謄清的詩稿多半算是最後完成的底稿，雖也有些作品甚至重抄了三四次而仍不能作爲最後的決定。

這裏僅是普式庚作詩步驟的簡略說明，且歷年常有變動。詩人仔細地保存着一切手抄本、草稿、計劃與註解，且常常經過好幾年以後，重新檢出舊稿來改作，力求以和諧、簡短與明晰來表現出某種形象與思想。

華連理·勃留索夫，大詩人，詩學理論家與政論家，關於普式庚的天才藝術說過下面的話：「一看普式庚的工作，您就會知道，他怎樣從起初的思想與形象的混雜中整理出頭緒來，又怎樣逐漸把詩句完成起來，不但明晰正確，而且非常出色，對於俄國詩人，除了精細研究普式庚在草稿上的改正以外，可說沒有再好的學校了，這裏須推測他為什麼不用那種音節，為什麼一種形容詞換了另一種，為什麼他要改變或塗去這一類或那一類字句。」

普式庚的散文作品的手抄原稿，藝術創作也好，批評文章甚至信札也好，和詩稿一樣，無不塗滿了修改，因此從這些作品原稿上也可以看到這位「峻嚴的藝術巨匠」。

「正確與簡明——這是散文第一重大的價值，——普式庚寫道，——它要求思想再思想，——沒有思想便談不到任何美妙的表現。」因之普式庚在其散文寫作中也嚴格地遵守着自己所提出的條件。爲求簡短起見，他刪去了轉移讀者對小說基本路線的注意的故事斷片，縮短長度，更改他認爲是「無生氣的隱喻」，以達到富有表現性，正確性與單純性。

普式庚有一次和友人談到「倍爾金的小說」時更清楚地指出來說，「寫小說必須這樣寫法：簡短與明瞭。」

上面普式庚所謂經常的努力不僅在於直接創作技巧方面（描寫與修改），而且在看手寫作以前。藝術作品的創造，其計劃的規定，如不先事準備都是不可能的：從書籍中或對生活的觀察中搜集材料。普式庚的藝術創造便是長時期精細地收集材料的結果。

爲了準備寫作鮑利斯·郭童諾夫，他埋頭研究莎士比亞，釋勒，亞爾費里，及其悲劇的技術；閱讀加拉姆辛的俄國歷史，歷代史記，癡愚者生活的紀實等。因此他說他的悲劇是「誠心誠意研究的結果」，這話完全是對的。他的一切創作都有這樣的一種準備。用心地研究了彼得一世的時代，才寫成了詩篇保爾塔華與小說大彼得之奴。直接對賭博者的觀察，上流社會的未嫁老女人關於過去一個世紀的講述，喀薩諾瓦冒險者回憶錄的閱讀，——這一切給他以材料來創作比可華皇后，爲了要寫甲必丹之女悉心研究布加巧夫暴動的歷史，普式庚不但找遍了一切出版的材料，並且盡可能去翻文書庫藏，熱心地在彼得堡與莫斯科的國家文書保管局裏「找尋新大陸」，並在私人處渴求「布加巧夫契那」同時代人的筆記。爲了更活生生地領略這一個時代，呼吸着它的空氣，在親眼見過的老人口中探索過去事變的回響，普式庚赴「當地」——喀桑，奧倫堡，烏拉爾斯克——去旅行。

在他從旅途中寫的信裏面——充分表現着這位藝術家歷史家的創作歡快，以敏銳的眼光找得他所需要的材料，把握着過去一個時代的活生生的回響。

「在喀桑，——普式庚寫給其妻子的信中說，——我伴同着老人，和我的主人公同時的人，徘徊於決戰的地點，問了他許多情形，并寫下來了，我非常滿意，總算不虛此一行。」在另一信中他對其妻子開玩笑似地說道：「我一路覓訪七八十歲的老人。那些較為年輕的……六十歲左右的不是我對象。在倍耳特村，這裏布加巧夫曾駐留了六個月之久，我才碰到了 *une bonne fortune*（幸運）——找着了一個七十五歲的哥薩克老女人，她對於當時期的事情和我們對於一八三〇年的一樣記得那麼清楚。我竟捨不得離開她，對不住，也不再想到您了。」普式庚遇到了一個布加巧夫的同時代人，高興極了，因為他可以獲得不少歷史的材料，正如他所謂「那個哥薩克老女人給我以工作的食糧。」一切旅行的印象他都忙着寫下在筆記本上，使之以後得再翻開本子來校閱他的觀察并在其小說中灌輸以「歷史的真理。」

到了秋天，普式庚到鮑爾廷諾村去，從事整理所搜集到的材料時，簡直手不停揮似地寫作。他在信中告訴他的妻子以他每天的工作情形道：「七點鐘醒來了，喝了咖啡便一直躺到三點鐘。（他躺着寫的。）三點鐘去騎馬，五時——入浴，然後進膳馬鈴薯或麥粥。飯後閱書到九點鐘為止。這便是我

的一天，差不多天天如此。」這就是說，在創作高潮時期，普式庚每天要連續工作八小時，然後經過兩小時的休息，再從事於約四小時的閱讀。

普式庚——藝術巨匠——是他那一個時代的最有教養人物之一。據傳記上說，「除了他從高級中學校出來後開始的兩年生活以外，誰也沒有像普式庚那樣用功於學業。」他曾哀痛地說過，「我們這裏只有少數作家是有素養的，大部分都是淺薄得很。」他認為高度教養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品格，曾有一次，不是說着玩，他爲果戈理對莫利哀那種由於認識不足的輕率批評很覺生氣。

普式庚的學問才智是非常廣博的。由他的藏書室（俄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也可證明他所研討的問題的多樣性：世界文學的創造，民間傳說，地理，政治經濟，醫藥，——都在他的研讀的範圍中。

「閱讀——這是最好的學問，」——他在給兄弟的信中這樣說過。他自己幾乎讀破了萬卷書。書籍對於他是生產的工具，并化了不少錢來購書，他曾戲擬着說，「這好似一個玻璃匠爲了購買其必需的金剛鑽而不得不破產。」

以天賦的異乎尋常的記憶力，普式庚，如他的一個友人所說的，「能記得一切他在書中所搜集的寶貴材料。」他那淵博的學識使專門家們敬服。一個有名的埃及研究家古梁諾夫在和詩人談話中對其關於語言學方面的豐富知識驚奇不置。

普式庚和少數同時代人一樣，能領受文化遺產，他——如勃留索夫所說——「吸收了千年來

所給予的一切。」在他的詩篇中與散文中幾乎反映了一切國家與時代：古代的東方，歐洲的中世紀，新歐洲的一切國家與民族，古代俄羅斯，彼得時代，和他同時代的俄羅斯生活。

普式庚是個「永遠的工作者。」他開闢了許多新的道路——從新建立文學語言，創製多樣的文學風格與類型，不僅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而且是文藝理論家，政論家，歷史家，一個當時最好的文化雜誌的編輯兼出版者。可是普式庚一生的文學活動總計不過二十五年。他的短短的，狂暴的與熱情的生活絲毫也不像一個研究室裏的學者，只是在書堆裏與紙上做工夫的生活，他能把握着時間，建立自己的勞働紀律。

對於普式庚的創作特別不順利的是他生時最後的幾年。尼古拉一世給他穿上了爲他所痛恨的侍從軍官的制服。（他稱之爲「醜惡的外套，」）詩人不得不離開了創作生活，而去「鬼混於宮庭跳舞場中，」後來據說爲了他不常穿規定的制服而獲罪，他渴望着離開彼得堡，「將書籍搬到鄉下去，」可是尼古拉的鐵手抓住了他在宮庭中不放。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着需要極大的費用，普式庚負了債，且爲妬情所苦，但他仍不停止工作。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決鬥的前夜，普式庚以非常強烈的意志仍遵守着自己所規定的勞働紀律。他從事於同時代人雜誌的編輯事務，在出去決鬥的前一個鐘頭，他還寫了一信給伊茜莫華，要她逡釋他給雜誌選定的高乃依（Cornelle）的悲劇。

（陳 冥譯）